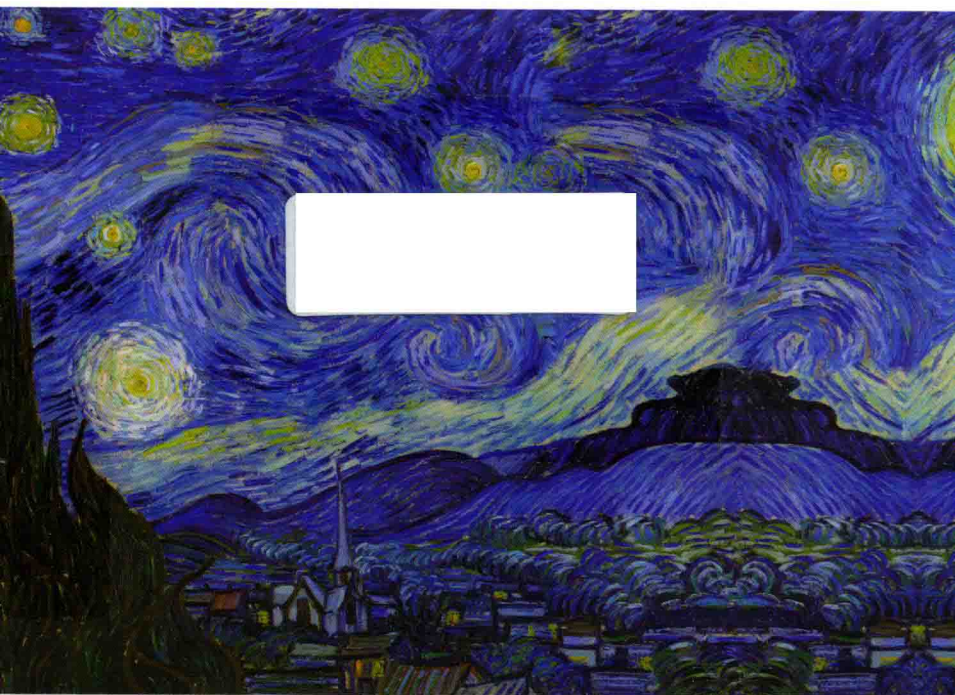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家小文

「月照寸心」

①

杜志建 / 主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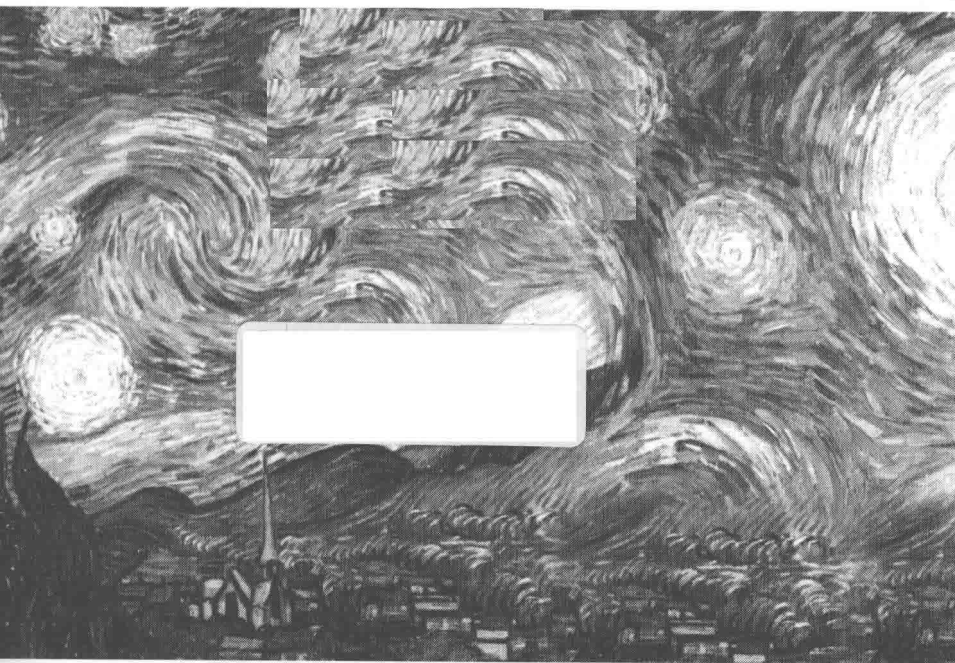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大家小文

「月照寸心」

①

杜志建 / 主編

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家小文.1 / 杜志建主编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658-3070-9

I. ①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9254 号

大家小文.1

DAJIA XIAOWEN.1

主 编: 杜志建

责任编辑: 邹 峰

责任技编: 黄东生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: 515063

电 话: 0754-82904613

印 刷: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80 元

ISBN 978-7-5658-3070-9

发行 /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/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
邮政编码 / 510075 电话 / 020-37613848 传真 / 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〔游子低吟〕

回家 / 龙应台	002
小书与大书 / 沈从文	005
风筝 / 鲁迅	008
父亲的肖像 / 阎真	011
月夜和风筝 / 牛汉	017
麦田里 / 余华	021
失母 / 席慕容	023
母亲石 / 梁衡	026
老家 / 孙犁	028
消失的故乡 / 谢冕	030
我的母亲 / 汪曾祺	033
故乡情 / 茹志鹃	035
粽子里的乡愁 / 琦君	037
胰皂泡 / 冰心	040
纤痕 / 廖静仁	043
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/ 张洁	046
母亲与故乡 / [苏联] 普里什文	049

[记忆裂帛]

小小又大大的一条河 / 刘墉	054
二姥姥 / 史铁生	058
云姑 / 董桥	062
与海明威相见 / [哥伦比亚] 马尔克斯	065
海伯伯 / 木心	069
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/ 梁实秋	072
小珊阿姨 / 严歌苓	076
我与老舍与酒 / 台静农	081
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 / 李银河	084
忆苦饭 / 王小波	086
初冬 / 萧红	089
说书人 / 师陀	092
童年洗澡盆 / [日本] 黑泽明	095
一点一横长 / 明凤英	098
父亲的新年 / 傅东华	102
思念索拉 / 麦家	104
父亲从哪里来 / 王安忆	108
悬崖 / [日本] 广津和郎	111
童年 / 方敬	114
不仅仅是左手 / 池莉	117
晓雾 / 张充和	120
我的母亲 / 邹韬奋	122
我所见的叶圣陶 / 朱自清	125
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/ 贾樟柯	129
卖烟叶儿 / 刘庆邦	132

蟋蟀 / 陆蠡	136
---------	-----

[零下一度]

光与影 / 北岛	140
灯祭 / 迟子建	144
大地 / 毕飞宇	148
九岁的病榻 / 苏童	151
失去的森林 / 许达然	154
驮马 / 施蛰存	158
从那天起我没勇气再说爱你 / 王朔	161
共同的家 / 刘亮程	165
失败的额外收益 / [英国] J.K. 罗琳	169
生命链 / 石钟山	171
人生马拉松 / [日本] 村上春树	175
老汪 / 刘震云	177
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/ 刘心武	180
幸福的结局 / [加拿大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	184
抱着父亲回故乡 / 刘醒龙	188
白夜 / 贾平凹	190
别外婆 / 刘再复	193
我的母亲 / 莫言	195
母亲的老皮箱 / 野夫	198
母亲 / 何家槐	200
塌鼻子 / 韩少功	203
一千张糖纸 / 铁凝	206
写给未来的你 / 余光中	209
失败者——父亲 / 周涛	212

〔冬日暖阳〕

冬日絮语 / 冯骥才	216
雪 / 蒋勋	219
雪化一化，就有路了 / 张抗抗	223
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/ 路遥	227
大姐 / 阎连科	231
母亲的“禅” / 余秋雨	235
温暖的劈柴 / 肖复兴	238
树枝与名片 / [日本] 西村寿行	240
“住”的梦 / 老舍	243
石缝间的生命 / 林希	246
夏日痴 / [丹麦] 安徒生	249
女儿的故事 / 虹影	253
活着 / 张海迪	257
青苔小巷中的情书 / 海男	260
再会 / 许地山	263
敲三下，我爱你 / 琼瑶	265
读懂父爱 / 陆川	268
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 / 梁晓声	271
奶奶 / [美国] 雷·布拉德伯里	276
溜 / 尤今	280
我仅仅是个女孩儿 / [加拿大] 爱丽丝·门罗	283
朋友 / 古龙	286
巷子里的老妈妈 / 张晓风	289

「游子低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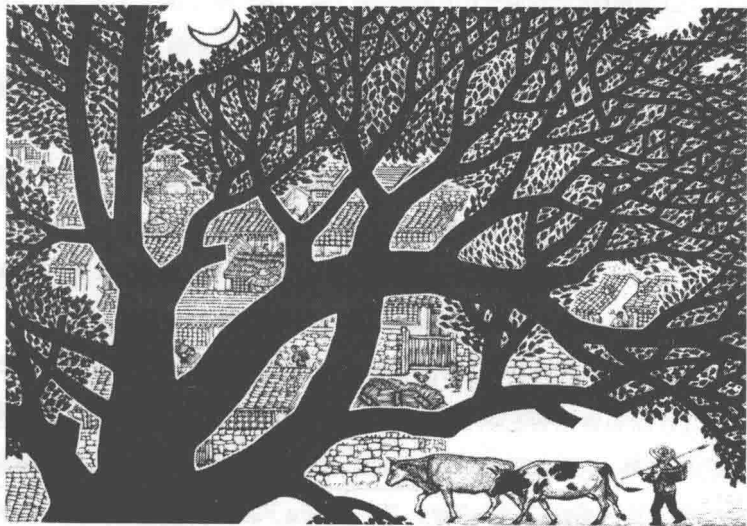
村头有一棵树

枝丫繁茂

经常在脑海中闪现

离它越远 越是清晰

那是一种根植灵魂的存在



回家

龙应台

我们兄妹三人，这次放下了手边所有的事情，在清明节带妈妈回家乡。火车站大厅里，人潮涌动。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里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她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哥哥一路上牵着她的手，这时不得不停下来，说：“这是香港，我们要去搭火车。”

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，她说：“我不认得这里，我要回家。”

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：“火车要开了。”

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，这时跨前一步，对妈妈说：“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，没有错。快走吧，不然就回不了家了。”他说话时，脸上不带表情，看不出任何情绪，口气习惯性地带着权威。30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时

龙应台（1952—），女，生于台湾高雄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野火集》《亲爱的安德烈》《目送》等。

都深藏不露。

妈妈也不看他，眼睛盯着磨石地面，妥协地回答：“好，那就马上带我回家。”她迈开步走了。从后面看她，身躯那样瘦弱，背有点儿驼，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，她的步履细碎，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。

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，看见她踩着碎步窸窸窣窣低头走路，我说：“妈，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，来，马路很平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不会跌倒的。试试看把脚步迈开，你看——”我把脚伸前，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，“你看，把脚大步地跨出去，路是平的，不要怕。”她真的照做了，但是没走几步，又窸窸窣窣低头走起碎步来。

从她的眼睛看上去，地是凹凸不平的吗？从她的眼睛看上去，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？弟弟在电话里解释：“脑的萎缩，即使用药，也会造成人对空间的不确定感。”

散步直到太阳落山，粉红色的云霞喷涌上天，在油画似的黄昏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。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，仓皇地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、博士照，说：“都是你儿女的照片，那当然是你家咯。”

她走近墙边，抬头看照片，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。半晌，她回过头来看着我，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。

屋里渐渐暗淡，她就立在那白墙边，像一个黑色的影子，幽幽地说：“不认得了。”一道微光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，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。

归途的火车开了，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，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“快速倒带”，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逝去。

因为是晚班车，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，车内陷入沉静，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盖住了一切。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，颤巍巍站了起来。她看看前方，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，又转过身来看往后方，列车的门紧紧关着，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。她看向车厢两侧的窗户，布帘都已拉上，只有动荡不安的光，忽明忽灭、时强时弱，随着火车奔驰像闪电一样射进来。她紧紧抓着椅背，维持身体的平衡，然后，她开始往前走。我在后面亦步

亦趋，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，以防她跌倒，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，转身说：“你放我走，我要回家，天黑了，我要回家！”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声音凄恻。

我把她抱进怀里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，紧紧地拥抱她，也许我身体的温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。我在她耳边说：“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，只是还没到，马上就要到家了，真的。”

弟弟走了过来，我们默默对望：是的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妈妈要回的“家”，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的家，她要回的“家”，不是空间，而是一段时光，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、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声音、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、门外有人高喊“限时专送，拿印章来”……

妈妈是那个搭了“时光机器”来到这里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。

小书与大书

沈从文

我从小到四岁左右，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。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，到认完六百生字时，腹中生出了蛔虫，弄得黄瘦异常，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。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，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。那人既是我的亲戚，我年龄又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，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较多。

到六岁时，我的弟弟方两岁，两人同时出了疹子。时正六月，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。又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咳嗽发喘。又不要人抱，抱时全身难受。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篾卷好，同春卷一样，竖立在屋中阴凉处。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，搁在院中廊下。但十分幸运，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。我的弟弟病后，家中特别为

沈从文（1902—1988），男，苗族，湖南凤凰人。中国现代京派小说代表作家和文化史专家。主要作品有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。

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壮大异常。我因此一病，却完全改了样子，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，成了个小猴儿精了。

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。如一般风气，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。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，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，比较其余小孩，可谓十分幸福。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，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，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，逃避那些枯燥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。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。我间或逃学，且一再说谎，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。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，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，便砍去我一个手指。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，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。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的一切，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，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。

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，我曾经有一时还做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。稍稍害点病时，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，在床边服侍我，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。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，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，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。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，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。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，不希望我做将军，却告给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。他因为喜欢京戏，只想我学戏，做谭鑫培。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，总之应比做个将军高些。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。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，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。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，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，年龄虽小，但显得气派宏大，凝静结实，且极自重自爱，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，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。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，二十二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。至于我那个爸爸，却在蒙古、东北、西藏各地的军队中混过，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，在本地土著军队里做军医（后

改为中医院长)，他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。

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。领导我逃入学塾，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，稀奇的色，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，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。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，到各处山上去玩，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，到水边去玩。他教我说谎，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，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。即或不逃学，学塾因为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大大字，我们依然能够一手高举，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。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得出来。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。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。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我有较大的关系。我最初与水接近，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。

现在说来，我在做孩子的时代，原来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。我并不愚蠢。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，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，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。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，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。在多样教训、多样方法的管束下，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，从塾师方面，从家庭方面，从亲戚方面，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。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。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，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。我最先所学，同时拿来致用的，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。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、新鲜颜色、新鲜气味而跳。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。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，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。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，我在学塾中，逃学纪录点数，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。

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，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。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，我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，二十年后我“不安于当前事务，却倾心于现世光色，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，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”。

风筝

鲁迅

北京的冬季，地上还有积雪，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，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，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。

故乡的风筝时节，是春二月，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，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，没有风轮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。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哪里呢？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，不但不爱，并且嫌恶它，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吧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欢风筝，

鲁迅（1881—1936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奠基人。主要作品有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《野草》等。

自己买不起，我又不许放，他只得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，他惊呼；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，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，在我看来都是笑柄，是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，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，推开门，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。他向着大方凳，坐在小凳上，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，失了色，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，还没有糊上纸，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，正用红纸条装饰着，将要完工了。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瞒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意儿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下，踏扁了。论长幼，论力气，他是都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。后来他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留心。

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，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，我已经是中年。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开，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坠下去而至于断绝，只是很重很重地坠着，坠着。

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：送他风筝，赞成他放，劝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们嚷着，跑着，笑着。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

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：去讨他的宽恕，等他说，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那么，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，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们会面的时候，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“生”的辛苦的条纹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，我便叙述到这一节，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。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我想，他要说了，我即刻便受了宽恕，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。

“有过这样的事吗？”他惊异地笑着说，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？无怨的怨，说谎罢了。

我还能希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只得沉重着。

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，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，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

